

语言和民族

Language and Ethnicity

戴庆厦 著

Dai Qingxia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ress

语 言 和 民 族

Language and Ethnicity

戴庆厦 著
Dai QingXia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ress

[京]新登字 184 号

责任编辑:马加林

封面设计:李金文

语言和民族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白石桥路 27 号)

(邮政编码:10008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东方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7.75 印张 187 千字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2000 册

ISBN7-81001-595-8/H·41

定价:6.50 元

自 序

本书收集了我近十年来撰写的有关语言和民族相互关系的部分论文,其中有些是我与他人合写的(在文后均注明了合作者)。这些论文都已陆续在刊物上或论文集上发表,现收集在一起是使其成系统,便于读者使用。

语言是民族的要素之一,与民族的关系十分密切。二者相互依存,互相制约。科学地认识语言和民族的关系,不仅有利于弄清语言的特点,而且也有利于认识民族的特征。因而,语言和民族的相互关系是语言学、民族学研究的内容之一,成为语言学家、民族学家所关注的一个课题。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科学地认识语言与民族的种种复杂关系,掌握其内在的规律,不仅对语言学、民族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做好民族语文工作、民族工作也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对语言和民族相互关系的研究,目前我还是初步的。有的问题虽提出了,但研究得不深;大量有意义的问题尚未涉及。由于水平所限,这些论文会有许多不当,敬请读者指正。本书的出版得到柳州市海联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梁溪先生和总经理温荫成先生的支持和帮助。我过去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生张弼弘以及语言学专业学生杨成春在成书过程中也给予我许多具体帮助。本书责任编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副社长马加林副教授也为此书的编辑、出版费心很多。封面和目录由吴和得先生翻译成英文。所有这些,我一并在此表示衷心谢意。

戴庆厦

1993. 12. 10

目 录

自序.....	(1)
1. 语言和民族.....	(1)
2. 论“语言民族学”.....	(17)
3. 论语言学和民族学的结合和发展.....	(30)
4. “诺苏”为“黑族”义质疑 ——兼论从语言研究民族的方法论问题.....	(45)
5. 论语言关系.....	(60)
6. 论我国民族的语言转用问题.....	(69)
7. 论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字发展特点.....	(78)
8. 论仡佬族的语言观念.....	(88)
9. 论普米族的语言观念.....	(95)
10. 我国民族地区双语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03)
11. 我国双语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114)
12. 新蒙乡双语调查报告.....	(128)
13. 普及教育、开放经济是双语发展的重要因素 ——基诺山双语现象调查.....	(139)
14. 新疆伊宁市双语场的层次分析.....	(143)
15. 怒江州双语现象及其发展.....	(152)
16. 一个多民族杂居区的语言使用特点 ——兰坪县语文使用特点试析.....	(160)
17. 我国民族语文工作与社会语言学.....	(169)
18. 应该建立一个新学科——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用学.....	(182)

19. 社会主义时期是民族语文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	(189)
20. 再论社会主义时期是民族语文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 ...	(198)
21. 关于民族语文工作的几个问题	(209)
22. 关于少数民族文字中汉语借词拼写法问题	(212)
23. 论“跨境语言”	(224)

Contents

Preface	(1)
1. Language and ethnicity	(1)
2. Linguistic ethnology	(17)
3. The comb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s and ethnology	(30)
4. The misinterpretation of "Nuosu" [in <i>pinyin</i>] as "the black people", with comments on the methodology in linguistic ethnology	(45)
5. Observations on language relationships	(60)
6. A discussion of language shift among minorities in China	(69)
7.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orthographies used by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78)
8. Language attitudes of the Mulam [Mulao in <i>pinyin</i>] nationality	(88)
9. Language attitudes of the Pumi	(95)
10. Several issues in research on bilingualism in minority regions	(103)
11. The study of bilingualism in China; Present and future	(114)
12. Bilingualism in Xinmeng Township; A fieldwork report	(128)
13. Universal education and economic liberation as two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bilingualism;	

	An investigation of bilingualism at Jinuoshan	(139)
14.	A stratal analysis of the bilingual field in Yining (=Gulja) City in Xijiang	(143)
15.	Bilingualism in Nujiang Prefecture and its development	(152)
16.	The features of language use in a multi-ethnic area; The case of Lanpin County	(160)
17.	Sociolinguistics,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work related to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169)
18.	Applied linguistics in minority languages and orthographies; A new field of study	(182)
19.	A historical period for the flourish of minority languages and orthographies; The socialist period...	(189)
20.	More on the flourish of minority languages and orthographies in the socialist period	(198)
21.	Several issues related to minority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work	(209)
22.	A discussion of the spelling of Chinese loanwords in minority languages	(212)
23.	Languages across borders	(224)

语 言 和 民 族

提起语言,人们常常把它同民族联系在一起,认为语言是组成民族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其发展变化是受民族的发展变化制约的;谈到民族,人们也总想到语言,觉得民族是离不开语言的,语言的状况对民族的发展是有影响的。所以,语言学家和民族学家在研究语言和民族时,常常遇到如何认识语言和民族的关系问题,都感到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上认清二者的关系。在我国的民族工作(包括民族语文工作)中,也常常提出一些涉及语言与民族的关系的问题,也曾出现过由于对二者的关系认识不清而造成工作上的失误。

诚然,语言同民族存在一种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十分复杂,不容易被认识清楚。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里,由于各民族经历过长期的历史发展,曾不断有过不同形式的分化与融合,语言和民族的关系出现了许多错综复杂的现象。所以,要科学地认识我国的语言与民族的关系,就必须从我国的民族实际出发,进行一番认真细致的分析研究。

弄清语言与民族的关系,对于科学地认识语言和民族的特点以及正确制定我国的民族政策(包括民族语文政策),会有许多帮助。本文主要使用我国的民族和语言的材料,从以下三个问题上论证语言和民族的关系。

一、语言在民族诸特征中的地位

一般说来,语言和民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区别上看,语言和民族各有自己的特征和自身的发展规律。语言是人类社会中最

重要的交际工具,承担人们互相交际、交流思想的任务,它是由语音、语法、词汇三要素组成的,与人类的思维有密切的联系。而民族,则是人类在历史上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共同体,它在语言、居住区域、经济生活、心理状态等方面表现为共同的特征。语言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语言内部诸要素的变化上,而民族的发展主要反映在民族特征的变化上。而民族则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比语言出现晚。由于语言和民族各有自己的特征和自身的发展规律,所以从研究对象上看,是两个不同的研究客体,研究语言的称语言学,研究民族的称民族学。

但是,自人类社会形成民族后,语言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同民族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从这时起,语言便从属于每一个具体的民族,成为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如从属于汉民族的共同语称汉语,从属于维吾尔民族的共同语称维语,等等。从这时起,也就不存在不属于某个具体民族的语言,而是每个语言都带上了民族的标志。语言成为民族的特征后,二者在发展中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一方面,语言的发展和变化受民族发展的影响制约;另一方面,语言也影响民族的发展。一部语言史总是同一部民族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研究语言不能离开对民族的研究;同样,研究民族也不能离开语言。

认识语言是民族的特征之一是重要的,但这还不够,还要进一步认识它同民族的其它特征的关系,以及语言在民族诸特征中的地位。一般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心理素质的共同体。这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语言是民族诸特征之一,而且是民族特征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特征。但是,在考察语言和民族的关系时我们又看到,语言虽是民族的特征之一,但它同民族的其它特征相比,存在许多不同的特点,在民族的诸特征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一般说来,它是民族特征中最重要的一个。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语言能够比较全面而深刻地体现民族的特点,这是民族

的其它特征所不能比拟的。我们知道,语言的本质特征是一种社会现象,其活动范围十分广阔,几乎同人类的种种活动都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语言又同思维有密切联系,人们认识客观要借助语言来进行,还要通过语言来巩固。所以,社会的特点,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自然环境的特点等,总会或多或少地在语言中有所反映,不同的民族,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不同,所处的民族关系、语言环境不同,所经历过的文化阶段不同,语言发展的特点也不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象一面镜子能如实地照出不同民族的特点;从语言的“万花筒”中能够看到民族的各方面特点。特别是语言的词汇,反映民族的特点最为敏感、迅速。不同民族语言的词汇系统,在词的内容和数量上,在词义的搭配上,都各有自己的特点。比如,我国北方从事牧业的民族,词汇里有一整套反映畜牧的名称、动作的词,而且这类词的词义分得很细,是南方从事农业的民族所不能完全理解的;而南方一些从事农业的民族,粮食作物和蔬菜、野菜的名称则比较丰富,是北方从事牧业的民族语言所不及的。

语言以外的几个民族特征,往往要通过语言来反映。拿共同的心理素质来说,它必须通过语言来传达,依靠语言来维系。没有共同了解并反映共同情感的语言,共同的心理素质就难以存在。我们常常看到,同一民族互不相识的人,当他们使用共同的语言沟通后很快就熟悉了,并交谈得很融洽。这靠什么呢?靠共同的语言沟通共同的心理素质。居于异国的人听到家乡话时倍感亲切,是共同的语言传达了共同的民族感情。不仅如此,语言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民族心理的特点。哈萨克族牧民在互相交谈中忌说“狼”[qasqar 或 bəri],而喜欢使用“狗”[ijt]和“鸟”[qus]连成 ijtqus,以表示“狼”。这显然同他们长期从事畜牧业生产而形成的对狼的厌恶心理有关。

语言还反映民族共同的经济生活特征。特质生活对每一个民族都是最基本的、最经常的活动内容,当人们长期过着同一的经济生活,接触的是相同的客观事物,就必然要在语言里留下某些特

点。另一方面,共同的经济生活也得靠共同的语言来联系;没有共同的语言,就不能使共同的经济生活得到协调。景颇族居住在山区,解放前长期经历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所以在景颇语里有大量反映刀耕火种的词。例如:khjen³¹lu⁷³¹khjen³¹fa⁵⁵“刀耕火种”、ji⁷⁵⁵khu⁵⁵“刀耕火种一年后丢荒的地”、ji⁷⁵⁵fa⁵⁵gi⁵⁵“熟荒地”、jit³¹ta⁵⁵“丢荒的旱地”、khzan³³“刀耕火种时烧剩的树枝柴火”、khzan³³ji⁷⁵⁵“刀耕火种的地”等。由于景颇族在生产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离不开“刀”,所以反映刀的名称和表示使用刀的动作的词特别丰富。例如:kā³¹tham³¹“砍”、kzan³³“砍伐”phzan³¹“砍削”、tha³¹“砍(柴)”、kā³¹toŋ³³“砍(成短节)”、toi³³“平砍”、khjen³¹“横砍”、tum³¹phjot⁵⁵“斜砍”、a³¹tai³³“齐根砍”等。哈萨克族妇女生了孩子,把男孩叫qojfa“放羊人”,把女孩叫dʒəlqəfə“有马人”。意思是说生了男孩以后就会有放羊的人了,生了女孩后就会有换马的人了。这些词语的特点显然是哈萨克族过去经济生活的反映。

(二)语言不仅反映民族现在的特点,而且还反映民族历史上的特点。从现代的语言里,还能看到过去不同时期的社会特点。即使是远古社会的某些特点,也会或多或少地在现代语言里留下某些痕迹。比如丽江、维西等地的纳西族,解放前早已形成以夫权为中心的个体家庭,妇女从属于丈夫,社会地位低下。但在现代纳西语里,仍保留一些词或词组反映古代母系社会“女性优于男性”的社会特点。例如:“夫妻”是ŋi³³nv³¹(妻子)ə³³kæ³¹zi³³(丈夫),“妻子”在“丈夫”之前;“男女”是mi⁵⁵(女)zo³³(男),“女”在“男”之前。另外,“母”和“大”同义,“男”和“小”同义,因而“大树”为ndzər³¹(树)me³³(母),“小树”为ndzər³¹(树)zo³³(男)^①。这是因为语言的发展具有继承性,这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而是经过许多时代逐渐积累、发展起来的。由于语言能同时综合反映不同时代的特点,所

① 和志武:《从象形文东巴经看纳西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几个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

以使它更富有浓厚的民族气息。当同一民族的不同成员在使用共同的民族语言时，互相交流的情感是非常丰富的，既有现时的民族特点，又有传统的民族特点，有反映思想文化的，又有体现风俗习惯的，汇集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感情。

(三)语言在民族诸特征中比较稳固，变化得最慢。因为语言是交际工具，不能变得太快，更不能随便改变，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和历史的继承性。否则，人们之间的交际就会遇到障碍。语言可以超越时间的限制，世代相传，也能突破空间的限制，随着民族的迁移，从一个地区移到另一个地区。在人类历史上，民族的迁移经常发生，民族的分布不断有过变动，但每次变化并不立刻引起语言的变化。语言的变化虽然受社会条件的制约，但一般看来变化是比较缓慢的，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有比较显著的变化。所以在许多情况下，社会分化了，居住地区分隔了，但语言仍然是统一的。红河两岸的哈尼族与西双版纳的哈尼族，两地相隔甚远，相互间已缺少联系，但仍使用统一的语言，并同属一个方言。傣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的德宏自治州和西双版纳自治州两地，由于长期分隔，社会发展不平衡。解放前，德宏的傣族已从封建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过渡，而西双版纳地区还保存比较完整的封建领主经济。但两地仍使用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德宏方言和西双版纳方言。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并没有使方言分化为不同的语言。

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特点在有的情况下也比语言容易变化。有些民族由于长期和别的民族杂居，服饰有了较大的变化，甚至主要采用了别的民族的服饰，但本族语言仍保留下来(当然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如陇川地区的阿昌族，由于长期同傣族生活在一起，妇女的服装基本上采用傣族妇女的服装，但语言并没有改换，仍然使用阿昌语。历史上，蒙古族的宗教信仰有过多变化，曾先后信仰过萨满教、喇嘛教等，但语言却一直是蒙古语。傈僳族过去主要信仰多神教。十九世纪初起有的改信基督教和天主教，其语言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四)语言既是民族的特征之一,又是民族发展所必须依赖的工具。没有同一民族所共同了解的语言,民族便无法发展。每一种民族语言,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民族的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水平,凝结着人们经过长期实践所积累的知识。人们学习和使用自己民族语言的过程也是学习、继承和交流自己民族文化的过程。没有共同的语言,民族便无法发展。每一种民族语言,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民族的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水平,凝结着人们经过长期实践所积累的知识。人们学习和使用自己民族语言的过程,也是学习、继承和交流自己民族文化的过程。有了共同的语言,民族的历史、文化、科学才有可能不断提高,不断发展,也才有可能一代代地传下去。在我国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共同为祖国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通过不同的民族语言文字留下了大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包括文学、艺术、天文、历法、医药等各方面的内容。语言对民族发展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总之,语言在民族诸特征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人们在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时,倾注了民族的情感,使语言闪耀着民族特征的光芒。在听话者一方,也是带着各种丰富的民族情感、民族知识来理解语言的。正因为语言同民族情感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所以如何对待语言问题总是同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的共同感觉是,对语言的不尊重或歧视,就是对民族的不尊重或歧视;伤害语言就等于伤害民族。“四人帮”猖狂的时期,云南傣族地区的一些民族学校被迫停用民族语文,傣族群众十分气愤,把学校称为“他们的学校”;粉碎“四人帮”后,民族语文恢复使用了,群众转称这些学校为“我们的学校”。可见,对语言的歧视必将导致民族矛盾,而尊重语言则有利于民族团结。我们主张坚持语言平等的原则,主张各民族语言不分使用人口多少一律平等,正是看到了语言特征在民族特征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语言界限同民族界限的关系

由于语言是民族的一个特征，所以语言界限同民族界限在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即同一民族使用同一语言，不同的民族使用不同的语言。如藏族使用藏语，苗族使用苗语，朝鲜族使用朝鲜语等。但是，由于语言和民族的发展各有自己的特点，不可能是齐头并进地向前发展，所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语言界限和民族界限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我们一般说语言随着社会的分化而分化，随着社会的统一而统一，是就语言整个发展的趋势来说的，并不是说语言每时每刻都在反映社会的变化。语言的变化往往比民族的社会变化得慢。当民族发生分化后，语言不会马上随之分化；当民族融合后，语也不会立刻随之融合。所以，出现语言界限和民族界限不一致的情况，并非偶然。有其社会历史的原因，也是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我们考察语言和民族的关系，必须探讨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和特点。

从我国的民族语言情况看，语言界限和民族界限一致的占多数。除了这一基本类型外，还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一个民族使用一种以上的语言。有使用两种语言的，也有使用三种语言的。不同的语言有分属于不同语支的，也有分属于不同语族的。如瑶族使用三种语言，一种叫勉话的，属于瑶语支；一种叫布努话的接近苗语；还有一种叫拉珈话的，同壮侗语族的侗语接近。景颇族使用两种语言：一种叫景颇语，属藏缅语族景颇语支；一种叫载瓦语，属藏缅语族緬语支。裕固族也使用两种语言：东部裕固语属蒙古语族（又称恩格尔语），西部裕固语属突厥语族（又称尧乎尔语）。

上述这些同一民族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在民族的其它几个特征上都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差异主要在语言上。比如使用景颇语的景颇人和使用载瓦语的景颇人都共同居住在云南德宏自治州地区，过着相同的经济生活，服饰、生活习惯、嗜好等方面都有共同的

特点,而且长期以来互相往来,相互通婚。他们有着共同的民族心理,都认为虽然语言不同但还是一个民族。这说明语言的不同并不妨碍统一民族的形成,说不同语言的人们可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

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是,同一民族使用一种以上的语言时究竟怎样解决他们内部的联系与交流呢?几种语言并用,相互间又有什么影响呢?从景颇族语言的使用和发展中我们看到,他们主要通过操双语来解决民族内部的交流与联系。在景颇族地区,不少人既懂景颇语又懂载瓦语,特别是在杂居的地区,同时会说两种语言的比较多。有趣的是,在许多家庭里,长者如果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两种语言长期并用。父母各说各的语言,互相都能听懂;子女也会两种语言,同父母交谈时分别使用。在使用单一语言的聚居区,虽然懂双语的人目前还比较少,但有逐渐增多的趋势。当然,我们也看到使用语言的不同也给民族内部的交流与联系带来一定的困难,而且这个实际矛盾也是短时间内不能解决的。再从语言的发展上看,两种语言出现了互相影响的趋势,各自从对方吸收所需要的成分来丰富自己,共同成分逐渐增多。这种发展趋势在词汇上反映比较明显。其中载瓦语从景颇语中借用的词较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词。如载瓦语的 $niŋ^{21}po^{55}$ “领袖”、 $ʒap^{21}ʒa^{55}$ “平等”、 $khjiŋ^{21}$ “服饰”、 $tso^{721}si^{21}$ “钥匙”、 $phun^{55}thau^{55}$ “砧板”、 $kā^{21}pu^{55}$ “高兴”、 $lā^{21}uan^{55}$ “快”、 $san^{21}seŋ^{51}$ “干净”、 $lā^{21}kon^{21}$ “懒”等。以上现象说明,景颇语和载瓦语正朝着有利于统一的方向发展。至于这两种语言有无可能融合为一种统一的语言,目前尚难断定。即使有可能,大约也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东部裕固语和西部裕固语也是两种差别较大的语言,相互间不能通话。但这两种说不同语言的人是一个民族则是确定无疑的,因为他们在别的特征上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如他们共同分布在甘肃省南裕固族自治县,在经济生活、服饰、称谓等方面也都保持基本相同的特点。至于民族内部的交际,他们采取两个办法来解决:

一是少数人兼通两种语言；另一是有不少人使用汉语做为共同的交际工具。

(二)、不同民族使用相同的语言。如我国的回族、满族使用汉语，一部分畲族、土家族等也使用汉语。不同的民族使用相同的语言也是由社会条件决定的，主要取决于不同的民族长期生活在一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没有这个条件，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是不可能的。一种语言被不同民族使用时往往还带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但不同的特点一般是很细微的，不影响语言的基本特点。

我国的回族是七世纪中叶以后陆续迁移到中国的中亚各族人、波斯人以及阿拉伯人等组成的民族共同体，不仅来源复杂，使用的语言也是多种多样。他们曾分别使用过阿拉伯语、波斯语等。由于历史迁徙的种种原因以及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回族大多数居住在我国各地，同别的民族特别是汉族杂居一起，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语言环境的变换决定了使用语言的变化。经过较长的时间，回族逐渐转用了汉语，以汉语做为本族的语言。汉语不仅是回族同其它民族交际的工具，也是回族内部交际的工具。在回族中，文化的积累与交流，民族情感、心理特征的表达，以及共同经济生活的发展，都使用汉语这一交际工具。使用汉语已成为回族的特征之一，汉语实际上已成为回族的共同语言。回族使用汉语的主要条件是同汉族杂居一起，此外同他们曾使用过不同的语言也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回族使用的汉语带有一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使用的词语中夹杂了少量的波斯语、阿拉伯语的词语（多是反映宗教特点的词语）。如称“朋友”为“多斯提”，“多斯提（朋友），您对我帮助太大了”，“多斯提”来自波斯语。称“圣地”为“汉志”，“朝圣地”说成“朝汉志”，“汉志”来自阿拉伯语。又如：杜赫台尔（小姑娘）、乜帖（心意）、垛子海（地狱）、乃妈子（礼拜）（以上来自波斯语），顿亚（世界）、尔嘎布（天诛）、尼卡罕（婚姻）、白黑来（吝啬）、塞瓦布（谢谢）